

都市

在白沙湾市场,有许许多多小摊。每个小摊或许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种责任和承担……

白沙湾的摊子

□曹波

白沙湾市场附近,有许多小小的摊子,面摊、水果摊、布料摊以及菜蔬摊等一字排开,成了白沙湾的另一道靓丽风景,细诉着一方静美的岁月。这些地摊,或是一个塑料棚,或是一辆简易的双轮车,或者干脆在地上画个圈摆上货物。

摆地摊这种活,貌似简单,事实上却有难言的艰辛。这些地摊的小贩,都在努力地劳作,进货,摆摊,叫卖,一任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雨雪,几分、几角、几元地赚取微薄的利润。他们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承担生命或家庭最美的东西。

有一回,我吃过晚餐,返回学校。走到白沙湾涌下横街的十字路口,遇见一个卖橘子的小贩。她用自家的三轮车载了些许带叶的橘子。车轮的上面支着一块广告:皇帝柑,10元3斤。说实话,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皇帝柑”,有这么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但

皇帝柑的外表,令人不敢恭维,其外形不是那么圆润,表皮多有疙瘩,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刺眼。怀着对皇帝柑的好奇,我走上前,与小贩搭讪起来。小贩年纪约莫三十来岁,脸上的笑容,甜甜的,很灿烂,让人看了,如沐春风。她告诉我:她是湖南人。这种桔子叫皇帝柑,是她老家产出来的。外表不好看,味道却清甜可口。她还告诉我,小孩在白沙湾学校读二年级,到这里摆摊,目的就是为小孩读书多赚点钱,赚回一点生活费。她卖完这些个柑,就要回去给小孩做饭了。

看着剩余的这些皇帝柑,我掂了掂口袋,对小贩说:“这些皇帝柑,我全买了。我带回去也给我们的老师尝尝。”她感激地看着我,然后装袋、过秤,动作熟练又优美……

在路上,我想,都说相由心生,开在脸上的微笑,其根都是种在心田里的。在人与人相会的那一刻,如果都有

很好的心来相印,互相对流,自己的心就是圣地了。

还有一次,我和学校的老刘、老付三人,在白沙湾大街上漫无目的走着。走到一个卖葵花籽的小摊时,老刘说:“去买点葵花籽,晚上看电视来磕磕。”来到摊前,卖葵花籽的老人,认出了我们是学校的老师,热情地说:“老师,来嗑点瓜子。”他的摊子很小,也就摆了两种瓜子,全部加起来也不到十来斤。看得出来,这老人摆这个小摊,也仅仅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罢了。老刘买了一包葵花籽,大约半斤。付钱时,他不管我们讲什么,也不肯收,说就是一片小小的葵花籽。三五番推辞之后,我们把一张20块的人民币放在摊子上,走了,背后隐隐约约地听到那老人的喊声:“老师,还要找钱,还要找钱呢。”

后来,学校的一位姓林的语文老师,放了两包葵花籽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感到奇怪,她说:“是一位摆地摊的老人托我送给咱学校老师的。”

在白沙湾市场,有许许多多小摊。每个小摊或许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种责任和承担。有人说,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就是圣地,橘子摊是圣地,瓜子摊是圣地……只要有一颗向善的心,一定可以交汇成生命里最为闪亮的人性。

趣味

香椿的味道

□李红霞

一簇簇短短的芽子,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尖绽开了笑脸,从高至低,错错落落地像是给这位老者扎上了灵动的蝴蝶结,将积蕴一冬的热情完美释放在这个春天里了……

乡下老家,有许多野生的香椿树,一年一年滋生繁衍,零零散散地点缀满了乡村的各个角落。当然,最好能长在自家房前屋后,那样就可以整日看着香椿芽由小变大,然后近水楼台先摘先尝了。当春风温暖地让我彻底脱去冬衣的时候,那香椿也就该发芽了。我最爱吃香椿,总是一天三遍地看着房角那棵香椿树发呆,真想早日拿着钩子扒下嫩嫩的芽子吃个够。可我急,树不急,整日挺着干枯的枝桠在蓝天中显它的沧桑与稳重,迟迟不吐芳香。

一个灿烂的午后,忽然在和风中嗅到了丝丝清香。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踮着脚尖,寻找蓝天中闪出的那些暗红,找到了!一簇簇短短的芽子,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尖绽开了笑脸,从高至低,错错落落地像是给这位老者扎上了灵动的蝴蝶结,将积蕴一冬的热情完美释放在这个春天里了。那嫩嫩的芽子,被阳光穿透成靓丽的紫红,闪着淡淡的油光,在湛蓝作为底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温情,一时间觉得香椿芽就是春天,春天就只有香椿芽。

春风催荣了万物,不出几日,香椿芽已经长成了小丫头的冲天小辫。竖在房角的长杆终于派上了用场。用铁丝弯成一个钩,绑在长杆上,就可以去扒那些垂涎已久的香椿了。站在房顶,长长地举起杆子,将那些可爱的芽子引入铁钩里,然后猛地一拧杆把儿,只听脆脆地“叭”一声,一簇香椿就应声飘落了下来。不一会儿,香椿已散落一地。

于是,便怀抱这些香椿,吵着让母亲给我炸“香椿鱼

儿”吃。母亲先是把这些香椿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择好、码好,然后洗净,放在盆里用温水加盐腌一下。这时,母亲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面粉了。在碗里打两个鸡蛋,放入适量的面粉和水,搅匀,直至能在筷子上拉出丝就可以了。烧开水,取出腌好的香椿在面糊里裹一下,迅速放入滚烫的油锅里,只听“吱啦”一声,那个裹了面糊的香椿,顿时翻滚着膨胀起来,成了焦黄颜色。一直站在旁边的我,早已被锅里的香椿鱼儿惹得大咽口水了。一出锅,就用手抓起来吃,烫得我直跺脚扭手。母亲乐了,拿出碗盛好递给我。我便乖乖地坐在灶前,稀溜稀溜地吃到肚圆,抹一把嘴上的油,跑着玩去了。等回来,又会吃上一大碗。

一茬一茬的香椿吃下来,夏天已近,香椿已不能用来炸着吃了,我对香椿的热情也淡了下来。可母亲却去摘那些稍微嫩一些的叶子,切碎,晒在太阳底下,说是晒干后还可以吃。我不信,这怎么吃。炎炎夏月,母亲便取出那些干香椿,放在锅里用油炸一下,然后拌在黄瓜丝里,放上醋,浇在凉水浸过的面条上,一碗清凉喷香的凉面吃过,夏日的炎热一下子就在香椿的清香里消失了。这种干香椿只要保存得好,可以吃一年,直到又吃上那暗红的嫩芽。

母亲知道我爱吃香椿,因此总是在春天里给我带来嫩香椿芽,有的嫩到可惜,可母亲却说这样的才好吃;过几天又会捎来一大包干香椿,于是我就一年都能吃到香椿了。生日长寿面里,浇上油炸香椿,那味道真是特别透了,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珍藏在香椿里的春天的味道。

她发高烧,蜷缩在被窝里说着乱七八糟的话。你慌了,抱着她小小的身体,你才感觉到她的小,你一直觉得她大呀!你轻轻地呼唤“宝贝”,猛然想起有段时间没有这么唤过她,用如此温柔的语调……

故事

呼唤

□邓琴

“妈妈,我不会做这个题。”
“妈妈,我找不到二号本了。”
“……”

你突然停下手上的活,吼了出来:“你不会自己动脑筋吗?你不会自己去找吗?你不是三岁孩子了,不要总是依赖妈妈。”声音在湿湿的空气里氤氲开来,有种闷闷的压抑。但你却觉得莫名地畅快。这个冬天一直阴沉沉,回南天像内分泌失调的女人,脾气说来就来,到处潮湿惹人不快。

你继续忙自己的事。工作要做,家务要忙,手上那么多活,最重要的是脚边那个婴孩吃喝拉撒睡都在等着,一言不合还会扯开嗓子号哭。从头至尾你都没有放下手上的事,你满脑子的鸡飞狗跳,全然没有留意那个默然转身的小学生。

如果你抬头,你会看见她的步子迈得很细碎,一点都不像她的个性;如果你注视她,你会发现她渐渐发红的眼圈。

可是你没有。午饭的时间,餐桌上比以往安静了。小学生今天很认真地吃着饭,没有磨蹭,没有像往常一样需要大人不停地各种提醒,没有倔强的凶巴巴的针锋相对,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热笑话冷笑话冒个不停。你时常觉得她的嘴像个关不上的水龙头,滔滔话语如同流水不住往外冒。她好难得拧紧阀门,惜言如金。你没觉得不妥,只是觉得也许这次你的山洪暴发已经发挥效用。你以为她这个年龄,应该懂得照顾自己,安排时间;你以为升级为姐姐的她,应该懂得帮忙照顾小宝,体谅家人;你一直以为她是你的孩子,理所应当优点如你,同时也在你的修正之下巧妙避开缺点。在这方面,你有些固执,觉得事实就应如此。

你被自己这么多的“以为”吓了一跳。天知道,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自以为”!

下了自习回家,她已经睡了,小

宝在一旁玩耍,书丢了一地,纸巾从床上拖到地上,玩具到处是,看见你扯着嗓子喊起来:“妈妈!”一声奶气的呼唤,你不知怎的就自动屏蔽了满地的狼藉,只觉春风化雨,内心如蜜。你坐下来,看着已然睡熟的小学生,耳边响起的话“我喊你,你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而小宝一喊你,你立马变得温柔起来。”脑袋有些迷糊:是这样吗?真是这样?眼神飘向另一个时空——她还是那个婴孩,你下班刚一开门,她大声呼唤着扑过来,你感觉抱住了整个世界;你不厌其烦地听着同一个故事,你不厌其烦地讲着同一个故事……渐渐地,她的影子和小宝的影子重叠了……

半夜,她发高烧,蜷缩在被窝里说着乱七八糟的话。你慌了,抱着她小小的身体,你才感觉到她的小,你一直觉得她大呀!你轻轻地呼唤“宝贝”,猛然想起有段时间没有这么唤过她,用如此温柔的语调。你一直在强硬地对抗现有的生活,而她,你的孩子,这个倒霉蛋,时常被你放射的流弹击中。你百分之百确定你是爱她的,所以你一次又一次跌入自责、愧疚的泥潭,周而复始,如这俗气的生活。

今夜,你脑海里突然出现校园里那个成绩优异的孩子,他几乎没有笑容,在恣意飞扬的青春里失去了张扬的个性;还有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孩,那个朋友口中优秀的女孩,承受不了压力爬上了楼顶。你的眼前出现一张凶巴巴的男孩的脸,她冲着母亲大声吼叫:“你滚啊,关你什么事!”他的母亲站在老师面前伤心落泪。那不再灵动的眸子,那个僵硬的脸庞,无助的身影,刀子般的话语,无声的眼泪,一遍遍浮现。慢慢地,那些影子与眼前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你简直有些惶恐了。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你意识到,你单方面无意识地在剥夺她享受这种美丽。

对于祖屋倒塌,最为伤心难过的是娘,她十六岁从山那边嫁过来,今年95岁,在祖屋里住了近80年。自从老家回来后,娘像丢了魂一样,整日整夜,目不交睫。娘的心事,儿孙们猜不着也无暇顾及,只见娘精神稍好一点,便会坐在阳台上,痴痴地,木木地,一动不动……

祖屋

□李尧隆

一场雨,祖屋在轰隆的电闪雷鸣和铺天盖地的大雨中倒下了。大雨过后,最先到达这废墟面前的人是老娘亲,娘拄着拐杖坐在堂屋的木头横梁上,我后来问娘,怎么会知道那根木头就是堂屋横梁呢?娘说那是棵松木树做的,好认。娘还说那是她十六岁从山那边嫁过来后住了近八十年的祖屋,她知道那些被雨水浇灌得鲜红的泥土和散乱交错的残梁破瓦就是撑起这个家的血肉和骨架。

儿孙们年少,不谙其中意味,知道这些杂乱的,老旧的断壁残垣,明明就是不经风雨的老旧房子。时微久远,就成了荒野,芳草萋萋。

也许是默契亦或是相互传讯,没隔半日,大家纷纷从县城赶回来,心照不宣地把老屋南门朝向站满了,大家都是陆续从这个门里走出去的,现在只能站在这堆废墟面前观看,回不去,泥土做的房子,倒塌下去,又变成了泥土,孔隙不留,又能往哪里回呢?院墙

边的几棵大梨树挺拔茂盛,树干早就要双人合抱,枝桠伸展数丈开外,彰显它蓬勃生长的欲望和爆发力,它是父亲小时候种下的,已有几十年之上,但也看不见岁月在它身上留下多少风霜。而废墟中,生长在院子内靠院墙边的那棵枣树,已经被吸光了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只剩一副躯壳,早不见它曳曳生姿的样子。我们很小就知道,枣树是爷爷和父亲种的,种枣树的人早已不在了,现在在地下和泥土在一起。

小时候总认为人是不会老的,万物有灵,生生不息。那些在树枝上,屋檐下四处欢悦的鸟雀虫蝉,猫犬鸡鸭,猪羊有闹腾不完的的劲儿和永远不会嘶哑的嗓子。那时候祖屋不老,叫家。青瓦木梁,石阶灰墙,水在云端,悠悠转转,风在脚下,百转成弯。父亲总在院子内编织晒垫或箩筐,娘总有忙不完的里里外外,娘扑腾扑腾围裙和衣袖说,那叫柴米油盐;我们有玩不够的嘻嘻哈哈,在河滩上挖野菜,打猪草,

探出头,眼里充满怜爱。邻居却怕鸟雀啄食种在花池边空地上的蔬菜,挥舞着竹竿驱赶。鸟雀忽惊四起,绕过层层幢幢楼宇,飞向远处。

我以为娘喜欢鸟儿,便去花鸟市场买了两只八哥。娘确实高兴了几天,说这两只八哥像老屋青龙嘴大松树上的八哥一样。可没过多久,娘又陷入了低沉,娘提出要我回去在老屋的地基上再把房子盖起来。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但我还是答应了。娘一再叮嘱要把那根松木横梁用上。那是娘与父亲花了几天才与父亲抬回来的。从此,就有了避风躲雨,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儿子说奶奶不是多珍贵那些木头,是怀念同他一起建造这个家的人,和贫苦年代的爱情。

房子一盖起,娘就迫不及待地搬进去了。娘说住老屋比住城里的房子舒适。我知道娘是要为在城里安身立命的我们,守住灵魂栖息的园地,守住根。

风铃

墙边的自行车也不知道在这里停放了多久,它被遗忘了,以前它是瞩目的焦点,多少孩子想骑着它在石街上撒欢……

枯藤,夕阳,斑驳的老墙,生命的轮回,时间的流逝,墙边走过几代人了,也未曾留下他们的样子,但斑驳的墙皮,确实证明他们从这走过。

当新桃换了旧符,新年的心情跃然于枝头。

鲜花烂漫的背后是老态龙钟,这不是对老旧的讽刺,毕竟树的生机是扎根在这块老土地上。

老墙,接纳灵魂的地方。我确信有灵魂,也相信摆脱了一生的苦难的人们,在另一世界一切安好,没有贫

穷,没有伤痛。老墙破旧,也有它的生气,它是生灵可靠的护佑。

围着老墙的石街,走过多少人,才把那石头磨亮,经过多少岁月才让油漆的房梁不再浓艳,没有人能够计算,因为我们都不记得曾经有过多少人,新漆的房梁是何时做的新房。

诡变的天空,落下的是年久失修,屋顶的剪影。那一片猪圈,模样依旧,少的却是那一声声熟悉的,给猪喂食的噜噜声。

老墙斑驳

□谢艺波

墙边的老井的水滋养了几代人,现如今他也停止了工作,锈迹斑斑,不再淌出甘甜的琼浆。

石街依旧,老房坍塌,不复当年,倒像个倔强的老者,守着旧颜色,嚷嚷抱怨着在这里生活的人早已离开。

墙边的自行车也不知道在这里停放了多久,它被遗忘了,以前它是瞩目的焦点,多少孩子想骑着它在石街上撒欢,可是当年的小孩已经长大,少的却是那一声声熟悉的,忍受风吹雨打。

就是这样一段老墙,就是这样的山村,一年伊始,花虽娇艳,祠堂也换成彩妆。

这是我梦里常回的地方,头顶青瓦,脚下石头路,走不出去的青山,干不完的农活,守着这片老墙,和那贫瘠的土地。